

第貳章：顯靈與神祇

今天是一九九四年的復活節，我依指示手上拿著鉛筆在這裡等待，我在等待神，祂答應我祂會出現，就如祂在過去兩個復活節一樣，我們將開始另一段為時一年的對話，這次是第三部，就我所知也是最後一部。¹

顯靈事蹟一直存在於我們生活環境，且不分中外。尼爾·唐納沃許在一次拿筆在紙上書寫心中滿腹的抱怨時，竟然有一股神奇力量藉著他的手，也用筆來回答他的不滿。這次神奇的顯靈經歷，遂成為《與神對話》這套世界暢銷書的發行，究竟神祇透過尼爾·唐納沃許的筆，要對世人發表什麼聖諭？人類又應如何理解此類可遇而不可求的神蹟呢？

神祇顯靈是一種超自然的一種現象，也是一種超乎人力、超乎想像的一種見聖經驗；神祇的蒞臨與護佑，總是令人期待，卻無法預測、捉摸，但在清朝檔案資料內的顯聖神祇多會留下一些「神蹟」，使危局逆轉，叛軍喪膽；也讓官民脫險，並讓官民感激神祇，慶幸重生。究竟神祇示現出什麼「神蹟」，讓人們感受到顯靈？而在有清一朝，究竟是哪些神祇，最常顯靈？他們各有什麼特色？又呈現出什麼意涵？這些都是以下我們所要探討的問題。

第一節：神祇顯靈，無遠弗屆：六觸六入，佛光普照

一.眼

上年二月間全椒克復，後粵逆陳玉成屢次糾眾竄撲，志在攻陷全城，勢甚披猖，全城士庶默禱關帝座號，屢著靈異，是以我軍接仗每於危急之時，轉敗為勝，...，訊據生擒賊供，該逆等常於夜間瞭望，見有兵隊往來城上，形如白晝，槍刀林立，知有神助，是兵愈戰愈膽怯，上年八月粵逆，...乘夜攻城，因望見城上燈火甚多，人馬不下數萬，是以退去。²

咸豐 年(1860)，太平天國陳玉成軍圍攻安徽全椒縣城，勢在必得，

¹ Neale Donald Walsh, (尼爾·唐納沃許), 孟祥森譯,《與神對話-第三集》,(台北,方智出版社,民國八十七年),頁4

²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,(北京,第一歷史檔案館),革命運動類第156片膠捲補169號,咸豐十一年五月十五日,袁甲三奏稿

城內官民默禱關帝聖號，果然，因關帝顯靈，叛軍屢戰屢敗，官兵遂轉危為安，根據生擒之叛軍口供得知，在夜間常見城樓有兵隊往來，人數甚眾，並刀槍林立，防備甚嚴，且燈火通明形同白晝。在這則資料裏，我們發現：透過屢戰屢敗太平軍的敘述，似乎可知其對神祇顯靈現象已有相當認識，而這些現象，就上述資料而言，主要是因叛軍親眼目睹清軍擁有無數的神兵與神燈，故愈戰而愈膽怯。

這種親眼目睹顯靈的經驗（請參見圖四³），對叛軍而言，的確是怵目驚心，從上述資料中，我們似乎並未見到有關官民所見的神祇顯靈記載，難道，神祇顯靈是種選擇性的「表演」，抑或這只是叛軍遭受挫敗後的心理幻覺？

四會縣有阮梁二佛，皆宋代人，得道坐化官民立寺祀之，歷宋、元、明皆以靈異，屢著賜加封號，詳載志乘。咸豐四年、六年、七年，逆叛軍迭次滋擾縣屬，往往遙見大兵迎剿，驚惶自擾；或駛船擱淺；或藥桶自焚；或半途遇雨而空回；或臨陣遭風而失利；有時我軍乘夜進剿，賊竟昏若無睹，兵進巢穴忽現神光引導，逆叛軍設險之地，皆成坦途；有時併力攻擊，間頓坐暴風，揚塵飛沙，賊眾不能開目，我軍槍砲齊施，追殺尤多，官軍痛加剿洗，得以攻破江谷賊巢，餘皆剿滅。⁴

這次神祇大施神威的顯靈「表演」，祂竟可讓有些人看得到，而有些人卻是怎麼都看不到。在咸豐年間，叛軍犯廣東四會縣，但屢因神祇顯靈而失敗，來犯叛軍常常發生像船隻擱淺、火藥自焚、遭遇狂風暴雨等種種不如意事。且在一次官兵乘夜進剿之時，黑暗中竟忽有神光引導⁵，使官兵避開險境，長驅直入；在同時，叛軍竟目昏眼花而視若無睹，甚至忽捲狂風飛沙，使「賊眾」不能開目，就這此時，官軍正好乘勢進剿。

由此可知，神祇顯靈真是千變萬化，「看」與「不看」全是神靈的精心設計安排，不管如何，其皆總能使官軍轉危為安，在這則資料裡，我們也看到神靈現出神光來引導官兵進剿。「光」，一直是代表著

³ 關於神祇當眾現身顯靈的例子，見：靈官顯靈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6月），行集五十八。

⁴ 《明清史料》，（台北，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民國四十二年三月），壬編，第七本，頁686，咸豐十年七月二十三日，禮部「為本部議覆兩廣總督勞題」移會

⁵ 神祇現出神光顯靈，也屢見於筆記小說，可見：陸筠，《海角續編》，邑城解圍條，駱國忠修理寺廟，（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，頁135—136。

圖四：靈官顯靈

光明，也是神力的象徵；而在檔案中，佛光總以某種特定方式來顯靈普照。

據紳民選拔生崔光斗等稟稱，該縣南門外廟宇一座供奉太白尊神，屢昭靈應，同治七年五六月間，回逆直薄烏城，未敢攻撲旋各遁去，迨及被擄難民逃回傳述，該逆行至廟前，見有金甲天神，刀矛森列，威嚴可畏，城上垛口有無數紅燈，後因槍砲轟擊，遂即不敢輕犯，退回老巢，城外各廟悉被焚毀，惟此廟巍然獨存，守城之時僅緹白紙三角燈於半城，覘賊動靜，而該逆仰見紅燈，其為神靈顯應無疑。⁶

同治年間，「回匪」圍攻烏城，但卻未行攻撲就自行退兵，據逃回難民口供得知，「回匪」先至太白尊神廟前，親見神將現身顯靈，又見城樓有無數神燈，且城外各廟悉遭叛軍放火焚毀，然只有太白尊神神廟獨存，賊眾故知是神祇顯靈，遂行退去。在資料中，我們見到第三類人——「難民」的陳述，難民非官、非「匪」，在戰場上的身分常常隨著戰局發展而改變，在「賊營」中其身分也不甚高，其親口陳述，正恰可作為賊營中普遍流傳的一種訊息，也就是說此次太白尊神的顯靈，應是對「回匪」陣營造成不小的衝擊，以致流傳甚廣。另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：透過前線難民親眼見聞，明明官兵在城樓上掛的是白燈，在叛軍眼中怎會變為紅燈？

「紅色」，在中國人心目中一直為「正色」，是種「尊貴」、「神聖」的顏色。而在視覺效果上，紅色也代表具有「危險」的意涵，這種既神聖又危險的神燈，在檔案資料中也常常與神祇顯靈一同出現。

同治六年冬間，...回逆長驅大進數以萬計，山城危如壘卵，前任知縣張守基懇祈默佑，旋獲奸細，據供該逆撲城，見城頭兵勇密布，旗幟紅燈甚多，俱有關周字樣，互相猜疑不敢圍攻，遂各遁去。迨九年正月十八日夜，逆回直架雲梯業有三百餘賊，登城紳民人等抵禦危急之際，共見無數紅燈由廟內齊出冉冉上城，時正四更，各城紳民團勇愈覺膽壯，執刀持矛直前斃賊百餘，逆勢不支跳城而逃，次日擒獲回酋蔡馬二逆詢問，目睹燈光無不頭昏心驚，是以下城逃走。⁷

⁶ 《軍機處檔，月摺包》，2766 箱，76 包，110364 號，同治十年十月七日，蔣志章奏稿

⁷ 《軍機處檔，月摺包》，2766 箱，61 包，106763 號，同治十年三月三日，陝西巡撫蔣志章奏稿

同治年間，有數萬「回匪」興亂圍城，在「敵」眾「我」寡之際，不僅不敢圍攻進逼，叛軍卻又忽然盡皆逃走。透過被俘虜的奸細口中得知，原來是叛軍親見城樓上，有無數寫有關、周字樣的旗幟與紅燈，遂因猜疑而撤兵；在另一次的進攻，守城紳民一同看到在局勢危急的夜裡，有無數紅燈冉冉由神廟中飄向城樓，此異象鼓舞守城軍民更加勇敢，紛紛趨前斃賊，據擄獲的「匪酋」供稱，叛軍圍城之夜，親眼目睹紅燈照耀閃爍，忽然覺得頭昏心驚，只好撤兵逃走。在資料中，我們見到紅燈上不僅有神祇字樣標誌，且紅燈會自行活動，從神廟飄出，並飄向戰場，如此顯靈現象，尤其在黑暗中更為醒目，更具效力，且叛軍酋領經紅燈照耀後，竟會頭昏心驚，更是神奇，這則資料由奸細、紳民、「匪酋」三類人提供，更增加可信度。

邑南巖將祠管氏兄弟三人，長名張實，次名張耀，三名張聖，暨其舅氏董戈剛方勇烈，唐時山林為虎豹之巢穴，神以舅甥四人立志同心，悉除其害。至清泰中土人周段青以妖術聚賊，民有娶婦，賊從中空陡然攝去，勢非官軍可除，神等設計入穴，奮勇剿賊，故稱巖將。...國朝初年，土寇石仲方聚眾於榆青嶺。時肆劫掠，一日寇過巖將祠，忽見金盔金甲四人揮刀追捕，眾寇潰散。嘉慶二十五年，諸富二縣洪水泛漲，沖入蕭境，塘堤莫保，民心倉皇前禱神祠，水勢漸退。道光九年，時遭瘟疫，染者立斃，醫家莫措，奔告於神，其患遂消。七年間，河上鎮為人煙稠密之所，猝遭火災，加以狂風，人力不能救援，空中有管府、董府字樣神燈繞護，須臾風絕火息。⁸

神燈可驅「賊」令賊頭昏，也可滅火。管氏兄弟與董氏神祇，其生前早因為生民除害而受民敬重，而以巖將著稱，並在清朝屢屢顯靈，不僅顯靈滅賊、退水，甚至護民除疫，道光年間，浙江河上鎮突傳火災，且風勢甚大，人力無法滅息，此時空中忽見寫有管府、董府字樣的神燈圍繞火場，瞬間撲滅火勢。當時火場正為人煙稠密之處，此次神燈顯靈定是萬目共睹，齊聲讚嘆！

上年正月，...（賊）乘夜攻城，因見有金甲神人端坐城上，又見牆梁周圍旌旗密布、燈火青熒，並有蓮花燈。...或日間陰霾之中。見有道裝巨人，若大官儀仗左右指揮，是以叛軍眾驚懼，不敢逼攻城池。⁹

⁸ 《明清史料》，壬編，第七本，頁 660，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浙江巡撫富呢揚阿殘題本

⁹ 《外紀檔》，（台北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），同治九年一月二十七日，頁 37，雲南巡撫岑毓英奏稿

神燈不僅有字號，也有不同的神祇專屬款式。同治年間雲南發生叛軍作亂，叛軍不論夜間或白天皆親眼目睹神祇現身顯靈，且在白天城樓則有煙霧籠罩，夜間則見燈火通明，這次神燈則是蓮花燈型式，所以認定是觀世音菩薩顯靈，叛軍遂驚懼而不敢進逼。

本年閏三月初七日，風雨連朝有巨魚吹浪橫截黃河海口，水幾沒埽，兵民震恐禱於龍神，魚隨潮退湧至青口灘上，不能轉動；漁丁蛋戶鬻肉取油，適臣勘工行抵海安，詢知其異遣弁往查，攜得鯢骨二具，每具曲長四尺有餘，現存廟內，不特彰保衛海口之靈，實足為剪戮鯨鯢之兆；又七月間全黃入湖，水勢漲滿，二十七日子刻，西風大作飛浪排天，巡隄官弁忽見湖面紅燈羅布，陰火潛然，風勢漸息，臣等因夜風逼大，黎明馳抵高堰閱視情形，耆民競稱為都君巡湖，神燈是佑。¹⁰

神燈不僅是出現在空中，也可浮現於水面。道光年間黃河海口有巨魚興浪，經兵民虔禱於龍神後，竟見有巨魚擱淺於海灘。不久又傳狂風暴作，黃河盛漲，正在危急之際，忽見湖面現出無數紅燈，風勢遂頓停息，當地的耆老認為，神燈的出現乃是湖神出巡所致。可見紅燈示現、湖神顯靈應為當地口耳相傳之事，已有相當歷史。

江蘇光緒三年，遍地亢旱，飛蝗蔽天，爭赴劉猛將軍祈禱數應，江河船隻紅燈無數，蝗蟲相聚成團，隨之順流入海，田禾賴以平順。¹¹

紅燈不僅現於空中，也現於湖面、堤岸；裊可弭戰、止風、也可驅蝗。光緒三年（1877），江蘇傳出蝗害，在祈禱劉猛將軍後，忽見江河上現出無數紅燈，紅光閃耀竟吸引蝗蟲相繼入海，神奇地解除蝗災，由上述的關公、觀音、湖神、巖將神、劉猛將軍等種種顯靈事蹟中皆出現紅燈示現現象，更可確信紅燈所在，即是神祇所在的道理（請參見圖五¹²）。

咸豐三年四月初八日，叛軍大股由浦口直撲縣城，該縣官紳極力抵禦，勇少兵單，極形危險，當晚潛赴賊據之三鋪民房，甫

¹⁰ 《宮中檔道光朝奏摺》，（民國 84 年 3 月），第十二輯，頁 681，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三日，麟慶奏稿

¹¹ 《外紀檔》，光緒四年七月一日，頁 1，兩江總督沈葆楨奏稿

¹² 關於神燈所在即是神祇所在，其並具有驅邪的功能。見：城隍司燈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 年 6 月），已集五。

圖五：城隍司燈

經縱火，眾屬俱焚被毀之，...據逃出難民供稱，夜間但見城上遍豎九江王高燈，叛軍不知王係何人，特相傳問...。嗣於六月十六、七日賊船渡江，遙見九江王紅燈無數往來，江上叛軍施放槍砲，紅燈愈聚愈多，賊遂驚退。沿江居民目擊情形，四年二月十二日庚時，賊船駛赴下游，...民勇聞信往剿，旋見山上紅燈數萬，民勇見賊已登岸，特赴馳至，山上並無一人，紅燈亦即隱滅，賊船業經遠遁，...訊之生擒，叛軍供詞合同，且各民勇更不敢以賊退為己功，更屬可信。¹³

咸豐年間，「賊匪」進逼江蘇浦口縣城，卻遭官兵縱火焚毀賊營，據逃出難民口述，「賊」見官軍城樓上遍布寫有九江王字樣的紅燈，但卻不明其故。不久「賊匪」意欲渡江，但見江上有九江王字樣的紅燈往來，竟發砲攻擊，只見紅燈越聚越多，「賊匪」於是驚慌撤退；再則，叛軍又欲在下游渡江登岸，民勇率軍馳赴阻止，但見山上紅燈遍布，民勇以為「賊」已登岸，至官兵赴山上時，卻未見一人，然事實上，叛軍早已遠離遁逃，所以官民認為山上出現的紅燈，既非叛軍，又非官軍，甚至官兵至時，又是空無一人，故認為此現象定是神祇顯靈。

在此則資料，我們看到九江王字樣的紅燈，忽高掛於城樓，忽現於河上，也見於山上，可謂無處不至，並且此次神燈顯靈，有難民、民勇甚至「賊眾」皆一同目睹神跡，加上紅燈無懼賊砲攻擊，並且越聚越多，更皆相信是神祇顯靈。

二.耳

十年六月，捻眾跨淝何紮營，倏有神兵夜至，賊倉惶霄遁，...詢該官兵僉云，屢次接仗皆有風霾驟起，賊眾目迷，口中喊殺之聲不絕於耳，是已無戰則克，靈異疊著，信而有徵。¹⁴

神祇顯靈不僅會讓人「看到」，也會使人「聽到」。咸豐年，「捻匪」跨淝水紮營，忽然有神兵出現，「賊眾」遂只好趁夜逃走；又每逢官兵與「賊」作戰時，在戰場皆會突有雲霧出現迷惑「賊眾」的眼睛，且耳邊傳來陣陣的喊殺之聲，使得叛軍多驚懼撤退。

¹³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（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），革命運動類第 156 片膠捲補 169 號，咸豐五年二月八日，兩江總督怡良，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稿

¹⁴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（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），革命運動類第 3 片膠捲 45/4 號，咸豐十一年四月六日，安徽巡撫翁同書奏稿

(傅宗龍)崇禎十四年，對抗李自成遇害，忠義載在邑志。乾隆年間，豫中大吏據請於朝未果，僅為捐立祠宇，民間賽祀歷有年；於咸豐七年，西捻教叛軍竄簿縣城，臣鄭元善率師赴救，茫霾中見有戈甲聲，賊眾驚懼，不敢發援師送達城下，城賴以完固。¹⁵

又是「捻逆」犯境的例子，在咸豐年間西捻圍攻河南，官軍馳赴救援，然卻見叛軍撤退，原來，叛軍身陷於一片迷茫之中，且在迷濛中，只聽聞陣陣兵戈鐵甲的聲音。

在這兩則資料中，我們未「眼見」神燈、神祇等顯靈事蹟，但卻「耳聞」陣陣兵戈鐵馬、喊殺衝陣的聲音(請參見圖六¹⁶)，尤其兩則資料中的叛軍，都是身陷於迷濛，處於看不見的狀態，但耳邊傳來軍隊衝鋒殺陣的聲音，正宛如週遭都是官軍，自己正在與一群看不見的軍隊打戰，叛軍面臨這種震撼、驚恐局面，似乎也只能撤退吧！

道光二十八年夏，非常水災，塘內田疇淹沒，而居民廬舍皆賴保濟侯之默佑，水退一無妨害。其時城內附近侯廟之家，夜聞開門隱隱傳呼，沿河之人即在險塘防守，鄉民見有大小神舟捷行，上下神燈隱約有保濟侯戴字樣，非賴神力默佑，群生何能一無淹害。¹⁷

道光年間浙江忽傳水患，大水淹沒民房、田疇，幸有神祇顯靈，生民皆無受害。在水淹期間，神廟附近的民戶，常常看到水上有神舟往來，神燈上並有保濟侯戴字樣，且晚上常隱隱聽見有開門之聲，鄉民都認為定是神祇顯靈。在這次顯靈中，我們看不到迷霧籠罩的殺伐之氣，且神祇顯靈是有著神燈、神舟，又彷彿聽見神祇開門之聲，這種對民眾的顯靈事蹟和上述神祇顯靈對叛軍的威嚇驚懼態度相比，其不僅傳神也更親切多了。

三. 鼻

寶山縣城於咸豐三年八月初七日失守，典史曹錫燾等糾約紳

¹⁵ 《外紀檔》，光緒四年一月八日，頁 49，河南巡撫李鶴年奏稿

¹⁶ 清代民間社會亦有傳出每當地方戲劇演出岳飛被誣陷致死劇情時，空中常作震雷暴雨、巨聲隆隆如訴其死之慘者。見：武穆聲靈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(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6月)，文集十。

¹⁷ 《明清史料》，壬編，第七本，頁 674，咸豐五年八月初四日，浙江巡撫何桂清殘題本

圖六：武穆聲靈

民，定期於二十日夜設計收復。忽見城上紅光照耀，有異香自城隍廟中出，空中恍有神靈往來指揮剿賊之狀，於是逆膽頓褫，兵民人等勇氣百倍。¹⁸

「顯靈」，不僅可眼看，耳聽，還可以鼻聞。咸豐年間官軍欲收復寶山縣城，忽然看到城樓有紅光照耀，忽見有神祇在空中指揮，並聞到從城隍廟裏飄出異香，兵民自然是精神百倍，士氣大振。

四. 舌

會昌縣賴大祠，即縣志八景中均稱靈祠翠竹是也。志稱神雲人，生於晉代，...飛昇祈山，後知縣果潛立廟祀之，宏治中，巡撫韓邦問統兵征剿賊，見陣中有大白旗文賴字，遂卻走，奉封賴侯元帥。正德十二年，巡撫王守仁禱雨立應，咸豐六年，遂有劉大豬糾眾圍城勾結內應，突有闖入縣署狂呼奸細者，縛而訊之為其夥黨多人，一一斬梟城上，賊知事洩遂退。七年四月，賊由端聖直犯該縣，四面環攻，忽潮城勁勇會合，各處兵勇不期而至，內外夾擊立解重圍，僉稱有賴姓者狀貌奇偉，自云住於翠竹，募之而來。八年十月，石達開來自閩汀，連營十里，日與接仗勝負不分，十六日，神附里鄉童子後云：今夜三更城上當放砲擊城，助我殺賊，...賊果遁。¹⁹

咸豐年間劉大豬率眾圍城，並欲勾結內應，此時忽有自稱是奸細者，衝入衙屬束手就縛，並供出同夥多人，後這些內應皆被官軍斬於城上，劉叛軍見計不成，只好撤兵。不久，叛軍又再圍城，忽見各地義勇馳赴解圍，原來這些救援的義軍，是由一位相貌雄偉，自稱住在翠竹的賴姓男子所招募而來。後太平軍石達開率眾等攻城，就在雙方勝負不分之際，忽有神祇附身於童子身上，指示官兵應在三更時分放砲攻擊的作戰策略，眾人在助神殺賊的鼓舞下，果然使「賊眾」敗退。

在這則資料裡，神祇不僅透過三類人的「舌頭」顯靈，自己也「獻聲」顯靈，神祇先讓奸細投官自首，由內應口中供出所有同黨，並立解城圍；不久，神祇又再現身親自招募義勇，透過義勇口中，眾人得知竟是自云住於靈竹的的賴神將軍顯靈幫助；最後神祇又附身於童子

¹⁸ 《明清史料》，壬編，第七本，頁 673，咸豐五年五月初三日，禮部奏摺

¹⁹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（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），革命運動類第 92 片膠捲 1686/3 號，同治三年十二月一日，江西巡撫沈葆楨奏稿

身上，透過童子之口，授與致勝要略；這連續三次透過不同嘴巴的神祇顯靈，更可知神威顯赫，真是無所不用其極。

五.身

甘江防汛委員王慶恩等率稱，該汛當盛漲之際，西隄盡漫，湖河通連；...東隄以南，下河頻頻生險之夕，遙見紅燈數對，照隄時滅即知之無，在民不莫共睹。邨伯鎮南大王廟神幔掀於一旁，若有出入之狀數次，第一次在七月初五日夜，次日即起風暴，各工匠正在危險之時，忽然風息浪平。鐵牛灣關帝廟七月十一日，夜現紅光舉至通明，在民傳以為異，次日陡發西北風暴，一刻即息，此皆仰賴神靈默佑。²⁰

此次紅燈示現，則是為河神顯靈。光緒年間河水暴漲，河工岌岌可危，此時河堤上忽見有紅燈閃耀，在場民眾皆知是神祇顯靈，果然，頃刻間，風平浪靜。再則民眾又見風暴平息之時，河上突有紅光耀天，且見河神神廟中神幔掀動，似有河神「身體」出入之狀，更確定是神祇顯靈護佑所致。

在此看到人們對神祇顯靈事件，多注意神廟附近的異常狀況，以擬人的眼光來想像無形的神祇出入於神廟，並設想神廟為神明停駐站，既有神祇顯靈護佑，神祇自然會以神廟為進出口，就如同人有身體一樣，其進出廟門一定可以觀察出若干的異常現象，就像前述的神祇顯靈時，紅燈從神廟冉冉飄出，正也說明神廟為神祇世間的住所；而此則的神幔掀動，則是描寫神祇顯靈時，以一無形的「身體」進出神廟，所故意示現的神蹟；在世人心目中，無形的「身體」總比不過有形的「身體」，更能具體證明神祇顯靈，或許因為如此，神祇也努力地找到有形的「身體」來顯靈。

臣等考天后志，載金柳二將本係水神，一曰千里眼，一曰順風耳，宋時皈依天后庇護風帆，累著靈跡；其曰千里眼者俗稱金將軍，其曰順風耳者俗稱柳將軍，康熙年間，福建提督施琅平定台灣，曾奏稱：澎湖之役將士親見海上助戰，是日廟中左右二神將，神像兩手起泡，觀者如市。²¹

²⁰ 《外紀檔》，光緒九年十月二十日，頁 39，楊昌濬奏稿

²¹ 《奏摺檔》，（台北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），同治八年五月，頁 45，文煜奏稿

在康熙年間施琅平台之役，於進攻澎湖時，官軍親見千里眼、順風耳在海上顯靈助戰，當天也看見天后廟中陪祀的千里眼、順風耳神像，兩手竟也起泡，可知神祇顯靈護佑生民是多麼賣力。更加深人們對此顯靈神像的崇拜，甚至相信：神像就是神祇在人世間的「身體」，是神祇的象徵。

前當大股叛軍南竄之先，據侍奉民人時大恆報稱，於正月十五、十七等日廟鼓自響，維時大恆上香時，恭見關聖帝君神像目閃神光、鬚眉若動，報經該衙門攢積僚屬軍民，恭詣拈香、虔誠默禱。嗣于十八日，逆叛軍前敵被官軍擊退，後起大股尚有兩三千眾，欲攻烏拉及攬省垣，忽於二十日夜半，棄其輜重均逃，茲據逃出被脅難民聲稱，伊等是夜親聞逆叛軍傳說，由房上瞭見南面燈火蓋地而來，人高馬大旗幟鮮明，逆首登望驚墜，麾下大股逆叛軍奪魄，當即盡數逃散出邊。²²

同治年間，叛軍兩次大股集結攻城，均皆敗退，原來是關帝顯靈助戰，早在開戰之前，神祇早已透過神像傳達護佑訊息。同治五年（1866）正月間，關帝廟鼓突然自響，民人時大恆在上香時，忽見關帝神像目閃神光、鬚眉若動，於是遂教衙屬軍民一同拈香祈禱，怎知不過是關帝對民眾小小的「眉目示意」，似乎暗示神祇即將顯靈助戰，後在叛軍攻城之時，神祇果讓「匪酋」由城樓驚墜，叛軍遂皆膽裂逃竄。

神像可像真人一樣眉目示意，儼然有生命一般，以下我們也可看到其他「活神像」的例子：在咸豐一年（1861），叛軍以眾侵寡進逼淮城，官軍卻能大獲全勝，實乃關帝護佑，因為居民在戰役之後，看到關帝廟中關公神像汗流滿面，²³此次顯靈更是證明神像的神聖性。所以，每當政府為感謝神祇顯應而欲重修廟宇時，皆強調不可換塑顯靈聖像。²⁴甚至官軍每在情勢危急之時，為求「無形」的神靈護佑，往往多先求助於「有形」的神像。像在咸豐年間，叛軍攻撲江西省城時，官民就奉移地方守護神--許遜的神像於城樓上（請參見圖七²⁵），祈求神靈庇佑，果然立邀神助。²⁶如此，神像儼然為神祇的世間代言人，甚至於還可代人受過。

²² 《奏摺檔》，同治五年三月，頁 49，德英奏稿

²³ 《外紀檔》，咸豐十一年五月拾日，頁 21，江寧布政使王夢麟奏稿

²⁴ 《乾隆朝上諭檔》，（北京，檔案出版社，1991 年），第十四輯，頁 426，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十九日，字寄閩浙總督李

²⁵ 許遜神像，見：無名氏輯，《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全》，（北市，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七十八年），頁 68。

²⁶ 《宮中檔咸豐朝奏摺》，第九、十輯，頁 196，江西巡撫張芾奏稿

圖七：許遜神像

乾隆十一年五月五日，侯廟火并焚真身，先是里人蔡書、紳徐至莘等，并廟祝咸夢侯，謂邑當大火，余三請免於帝而數不可道，今願焚身以代邑災，已得請矣，旬日果火，侍神像飾如故，獨侯像毀焉，殿旁民舍無恙，里人益神之。²⁷

神祇早知邑當大火，此為劫數所致，保濟侯神乃以身頂劫，並示夢於眾人知曉，果然 日後神廟大火，然獨燒毀保濟侯神像，其餘神像及廟旁民舍俱皆毫髮無傷，結果依如夢兆，鄉民皆謂是神祇顯靈，由此，並更可肯定神像即是神祇的世間化身（請參見圖八²⁸）。

神祇顯靈或以「無形」的身體，或表現於「有形」的身體，甚至其神威，也可以「虛擬」的身體呈現。

七年春間，賊由正陽運砲來縣，船過龍神廟，其最大一尊落水... 據所獲逆叛軍供稱，夜間在城外每見紅旗布滿，一神人騎馬往來，有穎上縣城隍燈號，又逢地道舉發，城上瞥見白鬚藍袍神像，像如土地手搖大扇，立時風轉，吹煙向賊。²⁹

咸豐年間，叛軍攻安徽縣城，幸逢神祇顯靈護佑。首先龍神一展神力讓賊砲落水，城隍則騎馬助戰，並大擺神旗、神燈以擾亂敵心，土地公則是現出本相，手執大扇吹熄火勢，並使煙霧轉向叛軍徒。在此則資料中，最有趣的部分是土地公的現身。祂以廟中泥塑形象顯靈，且手搖大扇促風逆轉，最為生動，而這種「非實非虛」的現場現身顯應方式，其影響也最為有效。

同治元年六月間，粵叛軍進達開攻撲城，守兵單弱旦戶可虞。該逆忽自解圍，官軍繼至，... 據逃出難民僉稱：賊知城內兵少，乘夜用雲梯攻襲，忽見紅袍神人在城上，四面指揮，賊遂驚退。既述神像與珙縣城隍無異。九月二十六日石逆由滇回竄，... 遙見城中火光四射，似有無數兵勇，循城而走，其實援軍並未抵城，而該逆不敢追攻。³⁰

²⁷ 《明清史料》壬編，第七輯，頁 674，咸豐五年八月初四日，浙江巡撫何桂清殘題本

²⁸ 曾傳出有神祇因與疫鬼作戰，以致神像手臂受傷的例子，此也是說明神像為神祇的象徵。見：神臂受傷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6月），子集六十七。

²⁹ 《明清史料》壬編，第七輯，頁 683，咸豐八年正月二十八日，禮部「為本部議覆安徽巡撫福奏」移會

³⁰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（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），革命運動類第 92 片膠捲 .1686/7 號，同治六年十二月三日，四川總督吳棠奏稿

圖八：神臂受傷

太平軍圍攻四川珙縣，且「敵」眾「我」寡，但叛軍忽自退兵，城圍遂解。原來是城隍現身顯靈，此「虛擬」形像正與神廟中神像一樣。可見神靈現身，多採以神廟神像形象，一則為使人易於辨識，另外也加深了官民對神像神聖性的崇拜。此外，神祇也可在忽明忽昧的「虛擬」情境下現身。

同治二年春間，粵賊竊據縣城，紳等號召鄉團會合官兵進攻奈附城要隘，為賊死據，屢次進逼未能得手，後官兵等同夜夢見城隍之神，指示攻隘時刻與進兵方向，隨即如期(前)進攻剿，方鏖戰間，忽起大風，飛砂走石直衝敵陣，賊遂驚潰，我軍知有神助，乘勢追剿立復(縣)城，殺賊無算。³¹

同治年間，官軍為收復賊據要隘，屢攻不下，是夜，官軍多人竟同時夢見城隍現身指示行軍要略，依令進攻，果然大勝。可見神祇形象雖是「虛擬」，但神力卻很「真實」。

同治五年四月初十日，捻逆大股由豫回竄至曹縣，連陷團寨，風雨之夜燈光全滅，叛軍圍攻益力，人心正在驚惶。忽見東北城隍有城隍靈佑紅紗燈數十，倏乎不見，旋又於街市見之。守城兵民咸知城隍神靈顯應助順，可保無虞。一時人心頓定，勇氣百倍，守備益行嚴密，迨十六日提督劉銘傳由豫帶兵馳回，...忽有老人扣馬道左，言叛軍圍困曹縣請速往救援，言畢不見，劉銘傳心知其異，確疾趨及，至接仗，叛軍大敗。³²

神祇顯靈的「虛擬」形象，有時是可望而不可觸，有時在「虛擬」情境下現身，有時則會出現在世人面前，宣說神諭。同治年間叛軍圍攻山東曹縣，忽有城隍紅燈示現顯靈，再則又有土地公現身(請參見圖九³³)，敦請劉銘傳率軍救援，且言畢隨即不見。此種神靈現身的忽現忽隱，更證明顯靈的「虛擬」特質。

六. 意

咸豐七年，逆匪屯踞所屬石角墟佛岡村一木堅築土壘，晝夜圍攻，城內兵糧缺乏，勢瀕危急，文武官紳詣廟祈禱，旋見賊隊

³¹ 《明清史料》壬編，第七輯，頁 701，同治九年八月二十八日，安徽巡撫英翰殘題本

³²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(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)，革命運動類第 26/6 片膠捲 433 號，同治六年三月三日，山東巡撫丁寶楨奏稿

³³ 土地公現身顯靈事蹟，亦見：土地顯靈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(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 年 6 月)，竹集十九

圖九：土地顯靈

紛紛遷動，拏獲探匪兩名，訊據供稱每夜望見城上火光燭天、旌旗奪目，是以驚懼等語。官紳等知係神靈顯應，乘機整隊出擊，大獲全勝，收復角墟等處賊壘紛紛平毀，立解城圍。嗣于咸豐八年剿辦觀音山賊巢，山高徑險，難以進兵，記委邱遇春前往查探，恍若有人指示，按兵駐防山路，督兵進剿，連獲勝仗，據生擒各犯僉供，拒戰之時，屢見官軍隊內有神物，手執白旂指揮，兵勇當先，賊眾膽落，官軍聞之勇氣百倍，攻破賊巢，首夥悉數殄滅。³⁴

咸豐年間，官軍出剿賊寨，但卻徑險難攻，忽軍官如有神靈指示，授意進軍策略，果然大獲全勝，據被擒叛軍供稱，接仗之時，常見作戰官軍心靈中如有神靈指揮獻策，故皆百戰百勝，「賊眾」遂驚懼怯戰。可見神祇顯靈，無須透過世人的感官作用，神意甚至可以通達世人心田，直接與之溝通。故神祇顯靈，實可謂：無遠弗屆！

第二節：關聖帝君，護國護民：水旱戰疫，顯靈最著

一.關帝顯靈事項分析：

有清一代，顯靈次數最多者首推關帝，尤其是在咸豐、同治、光緒三朝，關帝顯靈事件就高達一百多次之多（請見表二：清朝神祇顯靈次數統計表），也難怪清政府極力推崇關帝信仰，甚至達至中祀，使關帝地位之尊貴幾可與至聖孔子相比。諸多顯靈事例中，關帝最常以戰神的身分出現（請參見圖³⁵），使官軍情勢轉危為安，以寡勝多。

九月十五日，逆匪林清潛遣夥黨，突入禁門謀逆，當經官兵將逆黨殲捕淨盡，嗣訊獲犯供稱，是日逆匪等在禁城滋擾時，恍惚之中，望見關帝神像，該逆立時畏攝奔竄。³⁶

當滑縣克復之時，賊匪於黑夜拼命突圍，官兵施放槍箭未能真切，忽城旁廟宇自行起火，照同白晝，官兵兩路夾擊，始將賊匪截回，悉數殄除，事定後，乃知城旁廟宇供有關帝神像，廟

³⁴ 《奏摺檔》，同治十年八月，頁 39-40，廣東巡撫瑞麟奏稿

³⁵ 關帝以戰神身分現身顯靈，見：將軍顯靈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6月），行集十七

³⁶ 關於「匪入禁門，見關帝神像。」的原始記載，可見：《剿捕南山清檔》，（台北，故宮博物院），清同治間內府朱絲欄寫本，卷3，上諭，嘉慶十九年一月四日，頁3。也可見於：《清實錄，清仁宗睿皇帝實錄》，（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第三十一輯，卷278，頁794，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己巳條

圖十：將軍顯靈

雖焚毀，神像巍然獨存，毫無損動。³⁷

上述資料可謂是關帝顯靈的連續劇版本，嘉慶年間的天理教亂，「匪酋」林清潛入禁城，在黑暗中，恍惚見到關帝神像，「賊黨」於是膽怯敗退；後來叛軍逃至河南滑縣，黑暗中，與官軍相持不下，忽然間，廟宇竟自行起火燃燒，使黑夜亮如白晝，官軍放槍始能精確剿滅，於是叛軍乃被盡數殲滅。原本擾及北方數省的天理教亂，竟在關帝鏗而不捨的追緝下，終告平定。

荊州南門內關帝廟，相傳即神督荊州時之帥府，...本年六月京城被水，據城內官兵百姓咸稱是日江水驟注，勢如建瓴，各門俱以堵閉，後衝決西北門而入，水高一丈數尺，無從宣洩。正在危迫之時，忽聞空中大震一聲，東門小北門旋即自開，城牆頓塌，水從潰口奔洩勢即漸殺，滿漢數萬生靈幸或保全，自水勢消涸察看形勢，水係從內沖出，門反從外開入，人益驚為神奇。³⁸

乾隆年間荊州大水，水高一丈，無從宣洩，眼見荊州生民轉眼即成池魚。忽然間，空中傳來一聲大響，原本為防水而封閉的城門，竟在此時從外開入，大水乃順勢流出，解救無數居民。此則神奇事件，官民皆認為是關帝因順地利之便，英靈庇護所致。

同治十年，民望澤甚殷，該縣林介景與同僚文武員弁，率同紳民赴縣奉關帝廟虔誠步禱，未及三日，渥沛甘霖，麥苗賴以滋生。是年八月，黃河衝決...水深數尺，浩瀚奔騰，甚為洶湧，民心驚亂，人力難施，林介景復率官民急詣關帝神前默禱，立見黑雲北驅，風雨頓息，從此水勢漸穩。³⁹

同治年間，山東亢旱，官員連同紳民前往關帝廟求雨，不到三日，果然立沛甘霖。 年八月間，黃河氾濫成災，官員又再叩求關帝護佑，忽然間風雨頓息，大水消退，災難立除。在此，我們見到關公由戰神形象，又兼司調風息雨重責。在關帝每次的顯靈助順之後，其官爵也步步高升，且隨著清政府的加封賜匾，關帝的神威更形顯著，不僅在戰場上屢屢顯靈助勝，更可在地方上呼風喚雨、復晴驅疫、救民之難，

³⁷ 《清實錄，清仁宗睿皇帝實錄》，第三十一輯，卷 282，頁 850，嘉慶十九年一月丙寅條

³⁸ 《宮中檔乾隆朝奏摺》，(民國 76 年 8 月)，第六十九輯，頁 830，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，湖廣總督畢沅奏稿

³⁹ 《外紀檔》，同治十一年七月十四日，頁 29，山東巡撫丁寶楨奏稿

也就是說，神祇顯靈與加封賜爵實是互為因果關係，常有彼此相互加乘的作用。

日本之橫濱，每年時氣不正即多瘟疫，名為虎列拉，倭人最易傳染，往年華人及西洋各國人均無此症。光緒十二年六月間，天氣異常炎熱，瘟疫大盛，一經傳染即不可治。倭人因此病故者，日以數百計，據倭人云數十年來所未有之災，中西各國人亦有傳染此病，朝不保暮，勢甚危險。倭官因效西法日夜派人查病，欲令病者服西藥，並將病故屍身焚化，再用西藥薰燒名為消毒以防傳染。華人因氣體風俗均與倭異，且向不願倭差進屋，一聞倭官辦法，人心甚為惶惑，...且慮天災流行非人力所能施救，一面率同董事陳瑞章等，親詣橫濱華商所建之關帝廟，虔誠祈禱旋即仰邀神佑，華人遂無患此疫症。⁴⁰

光緒年間，虎列拉疫流行於日本，日本政府雖引用西藥醫治患者，並嚴令消毒以防疫情擴大(請參見圖一⁴¹)，但傷患人數仍高達二五萬人之多。⁴²時居於日本的華人並未做任何預防措施，只是虔禱關帝顯佑，果然關帝神威靈應，遠披日本，保護僑民免受災疫身亡。在此，我們見到關帝由戰神轉為萬能之神，不論水旱災疫，立禱立應，且神威也隨著廟宇的建立，而擴及海外，關帝神廟遂成為新的華僑聚居聖地。⁴³

二.關帝的形象：

上年十二月間，賊眾數千圍攻縣城，勢甚危急。城內兵勇單薄，深恐眾寡不敵。當激勵登陴守禦之際，見人人奮勇之氣迥出尋常，不啻神所憑依。槍砲甫施，賊即退遁，旋據兵勇，獲送叛軍多名，訊稱攻城之日，見城上旗幟人馬甚多，槍刀排列，砲聲震地，其中有綠袍狀貌魁梧之人往來指揮。眾人共見，均各驚駭，因此退敵等語。是山城轉危為安，實出神靈呵護。⁴⁴

⁴⁰ 《宮中檔光緒朝奏摺》，(民國62年6月)，第三輯，頁151-152，光緒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，徐承祖奏稿

⁴¹ 關於日本政府對此疫疾的防治，見：日人防疫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(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6月)，辛集四

⁴² 酒井靜，亞洲虎列拉流行對日本的影響，「疾病的歷史」研討會，(台北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00年6月16日)

⁴³ 陳水發，關羽と華僑の聖地---橫濱關帝廟，《アツア文化》，(1991年，第六號)，頁75--93

⁴⁴ 《宮中檔咸豐朝奏摺》，(民國六十二年六月)，第二十三輯，頁351，咸豐九年十月二十八日，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慶端奏稿

圖十一：日人防疫

咸豐年間，太平天國圍攻福建縣城，當時城內兵力單薄，但接仗不久叛軍即行敗退，原來是關帝現身顯靈。在檔案中，關帝常以紅臉、長鬚、綠袍的樣貌出現，其中所著之綠袍，乃是民間神廟塑像與年畫肖像中最常見的穿著，甚至有學者認為綠袍是戰袍，也是他臨終前之穿著。⁴⁵關帝以戰袍勁裝現身，或許為了方便迅速的回應世人的祈求，拯救苦難，而這裝扮也是世人對其最熟悉的形象，不僅易於辨識，此也是其英靈不滅所化吧！

二月初一、二等日，賊雖近逼淮城，官兵迭次收隊，均獲勝仗，...以少勝多，如有神助。居民見關帝像滿面汗流，兵勇夜巡時，聞兵戈鐵馬之聲自廟中出。⁴⁶

咸豐年間，又是「敵」眾「我」寡局面，此次關帝轉換形象再度現身顯靈。在敵軍眼中，關帝往往以魁梧壯碩、金戈鐵馬之姿現身，令人望之震攝膽怯；相對的，在官民眼中，關帝為了助戰護民，奔波馳勞，竟然汗流滿面。有趣的是，在檔案紀錄中，關帝在同樣戰場上，面對不同的對象，竟現出可畏與可親的兩種形象。

咸豐四年六月，廣東省城北門外逆氛突起，旬日之間哨聚十萬餘人，...水路接仗幾及一百次，每當彼此相持晝夜靡遑之際，各兵勇恍見關帝在雲漢中立馬指揮，故官軍之氣愈揚，叛軍之膽倍怯，...該廟司忽聞磨刀霍霍之聲，達於殿外，初二日晨起，並見塑侍之周將軍刀桿遠離原地尺許，遍告村氓咸說詫異，初三日黎明，該逆果率領大夥由大塘新村齊至，...該逆旋被裹斃，...並據生擒各叛軍僉供，皆見有黑袍神將大旗在前遮蔽，遂致紅巾盜賊足不前而就戮。⁴⁷

又是咸豐年間關帝的顯靈事蹟，太平天國圍困廣州城，此時關公乘馬立於雲端現身助戰，不僅鼓舞官軍，更驚退叛軍。顯靈時的關帝，如同其生前一樣，隨扈亦是甚多，所以在戰場上，常見關帝顯靈，指揮神兵，立破「賊」圍。這次的戰役，其隨侍之周昌將軍拔刀相助，擔任前鋒隨關帝顯靈而現身助戰。綜上所述，這些神兵神將形成一勢力龐大的神祇團隊，在戰場上同展神威。此或許與其生前一同共事，死後又一同陪祀有關。

⁴⁵ 李福清，《關公傳說與三國演義》，（台北，漢忠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頁137

⁴⁶ 《外紀檔》，咸豐十一年五月十日，頁31，王夢齡奏稿

⁴⁷ 《奏摺檔》，咸豐六年二月，頁135，葉名琛奏稿

恭查關帝封號，順治九年，封忠義神武四字，乾隆三十二年，加封靈佑二字，殆至嘉慶十八年，天理教逆叛軍犯闕，賊勢方張之時，雷雨交作，關帝顯靈，賊始股慄，悉就殄滅。十九年，加封仁勇二字，嗣於道光七年西陲不靖，又蒙關帝垂佑加封威顯二字，並於正陽甕城廟內建碑勒石。近者如上年廣西撫臣奏報，關帝威靈庇護省城，復經皇上欽加護國二字，現又因汴梁為京師屏藩，賊方逞其猖獗，神以代為誅戮，凡之靈貺之頻加皆關帝之顯告，人以我朝景運之隆盛，是神之德施於生民者尚小，而功垂社稷者最大，況今至大都小邑以及山陬海澨，無不廟貌尊嚴祈禱恐後，在天覆地載之中，夏如日月麗空照臨無外，有非諸神靈之保障一方，主宰一事之所能比也。奴才愚見，以為免經欽奉諭旨加崇封號，...升為中祀。⁴⁸

咸豐年間，官員保極感念關帝自清朝開國以來救國助戰之恩澤，認為其功德實非庇護一方之神靈所能相比，故上奏請將其升為中祀。在其奏摺中，保極提出他的觀察，認為關帝頻助清朝國運昌隆，功在社稷，而德施於生民者尚少。難道，關帝顯靈就只為國家社稷福祉，而不顧升斗小民嗎？

三. 護國抑或護民：

這種看法，不僅出現在滿人官員中，漢人民間社會也不乏此種論調者。在雍正朝，呂留良不滿清人統治，尤其譴責生為漢人的關公竟投效助清，故云：在南明永曆帝被弑時，天地晦暗，日月無光，百里之內的關帝廟皆被雷擊。⁴⁹因此，關帝在清初漢人的反清復明意識中，被視為清朝政府之同黨，鞏固清政權，有著「漢奸」之污名。

關公協助清政府，在有清一朝，崇祀最隆，⁵⁰早在入關前，關公早已登上北亞薩滿信仰的神壇。其英勇忠義的戰神形象，深深吸引崇尚武功，恪守信義的邊疆民族，尤其努爾哈齊愛看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，將關公視為楷模。皇太極又令達海將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翻譯為滿文，於是，關公乃成為滿族社會中，家喻戶曉的英雄，滿人恭稱其為：「關瑪法」。關帝廟也在遼東地區到處林立，許多滿族人也多以

⁴⁸ 《外紀檔》，頁 13，咸豐三年七月二日，保極奏稿

⁴⁹ 《雍正朝起居注冊》，（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93 年），第四輯，頁 2892，雍正七年六月

⁵⁰ 有關關公信仰的發展，可見：《關公全傳》，顏清洋，（台北，學生書局，2002 年）。關於清朝崇奉關帝，可見：張羽新，清朝為什麼崇奉關羽，《世界宗教研究》，（1992 年第一期），頁 61—70。

「關帝」命名，如取名為：關帝保、關聖保等。由此可見，關帝崇拜早已盛行於東北地區，⁵¹故清政府崇拜關公其來有自。

在官方推崇關帝信仰的同時，關帝也以不同形象而流行於中國民間社會。像流行在南方下層社會的秘密會黨，多發揮關公桃園結義的精神，和對朋友義膽忠心的情誼，以模擬家族兄弟的擬血緣關係，在關帝神位前，舉行歃血瀝酒與異姓結拜的盟誓儀式。在此，關公不再是打擊反政府叛軍盜的官方英雄，而成為「梁山泊」等眾好漢的楷模與見證人。⁵²

今年三十九歲...，做莊家活並不會打拳等事，今年六月初六半夜裡，我（姜禮業）在家裡睡著夢見關老爺，關爺教我學習打拳並教我刀法...，因我會打拳舞刀要叫我做元帥，叫姜得符（叔）為千歲，叫我帶領二百四十人進京，今年八月十五要鬧事。年四十七歲，...姜禮業是女人叔姪，他住在姜家莊，離楊家莊有七里地，本年三月間，姜禮業與馬孫士因爭夥黨兩家告狀，後來我（楊幅雲）從中調處完結，本縣念因姜禮業擅擊堂鼓打了他二十五板，姜禮業自案結回家，五月裡，忽得瘋迷病症，時常跳舞說夢見神仙，教他鎗棒，並自稱為元帥。⁵³

在瘋犯的供詞裏，神武英勇的關老爺，竟託夢給姜禮業，傳授他武功，並封他為元帥，甚至要他起兵作亂，在此關公已成為顛覆清政權的幕後首腦了。

本年六月間，關廟前樹上窟窿內積有雨水，過路人咸稱此水可治眼疾，從此居民常赴廟內取水治病，查邪教惑人，其始無不以燒香治病為由，愚民受其哄誘，因而拜師傅教設立教會名目，漸至釀成巨案，...如此案廟前樹上積有雨水，若無起意哄誘之人，附近居民何以信其可以治病？且樹窟積水從無數月未涸之理，其為造作惑眾，已屬顯然。⁵⁴

有路人路過通州竇各庄，發現關帝廟旁樹窟內積水可治眼疾，於是一

⁵¹ 見：莊吉發，從薩滿信仰及秘密會黨的盛行分析清代關帝崇拜的普及，《清史論集一》，（台北，文史哲出版社，民國八十六年），頁 145—155

⁵² 見：莊吉發，從薩滿信仰及秘密會黨的盛行分析清代關帝崇拜的普及，頁 155—163

⁵³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（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），革命運動類第 133 片膠捲 3153 號，嘉慶二十年八月十七日，姜禮業供、楊幅雲供

⁵⁴ 《外紀檔》，頁 67--68，道光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，通州知州史謂綸奏稿

傳，傳百，一時人人皆稱是關帝顯靈護佑（請參見圖二⁵⁵）。原本是一則神靈顯應的「地利」案例，官員在未經確實調查下，卻馬上判定其為邪教惑眾，根本否定此有神靈顯應的可能。為何在面對類似的關帝顯靈奏報，卻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解釋態度？難道在官員心目中，關帝只能為清政府顯靈，而一般百姓無權享受這樣的服務嗎？

愚民刻畫為馬前神，置於竹竿或一龕，又有紙糊面形名為鬼臉竟將，聖像沿街叫賣，甚為輕蔑。⁵⁶

官員不滿民間刻畫傳播關帝神像，且沿街叫賣、將神像置於竹竿、龕室；以官方立場認為此舉動嚴重污衊關帝，上奏皇帝宣布民間禁畫關帝聖像之諭旨。塑畫關帝聖像，就一般人民而言，一如官方立聖像於神廟中，皆是僅僅只為祈求神靈保護的行為。只是人民無能力建造龐大巍峨的神廟殿堂，以供奉雄偉的關帝聖像，只好以紙糊面形刻畫圖像，貼於近身之生活、工作居所，希冀得到些許保護。但民眾的如此祈神行為，在官方眼中，卻成蔑神之舉，如此污衊神明對神分不敬，應該加以取締禁止。

公文緊要旨封面概填雙羽飛遞，塘兵或納懷中，或置包裹，輕褻殊甚，可否將雙羽字樣改為雙翼。⁵⁷

在清代官員心目中，關帝的地位形同世間的皇帝一般，不僅不能任意刻畫圖像，又恐神祇名諱、字樣，若遭受低階官兵的碰觸、污損，將會褻瀆神明，於是禮部官員遂建議皇帝宣布將緊要公文封面的「雙羽」字樣改為「雙翼」。可見在官員心裡，下層民眾是種「不潔」的象徵，為防其舉動會污損神明，消滅神力，下層民眾的身體、居所都不得任意與神靈接觸。⁵⁸於是，隨著關帝不斷的接受官方封爵與賜號，雖然其地位愈來愈受尊崇，但其與一般民眾的距離，在清朝禮制規範下，卻是越來越遠。

⁵⁵ 關於關帝顯靈現出神水以治民間疾疫的例子，亦見：武帝顯靈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6月），樂集三十四

⁵⁶ 《宮中檔雍正朝奏摺》，第二十二輯，頁857，四川布政使劉應鼎奏稿，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。

⁵⁷ 《清實錄，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第十二輯，卷242，頁123，乾隆十年六月戊申條

⁵⁸ 在筆記小說裡，記載著一則有趣的例子：產婦用字紙擦拭穢物，雷神以電斧加以懲罰，但雷神也因此受到穢物污染而不得飛昇，遂在人間遭人戲撫。可見「不潔」會污損神力，是朝野的共識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民間觀念裡，產婦不僅不潔，又是被劃分在鬼的文化範疇裡的。佟世思，《耳書》，筆記小說大觀八編第十輯，雷神條（台北，新興書局，民國六十七年六月），頁6216。後見：宋錦秀，妊娠、安胎暨「妊娠宇宙觀」，《台灣史研究》，第七卷第二輯，（台北，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，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），頁153

圖十二：武帝顯靈

四.關帝的想法：

在檔案中記載中，我們看到關帝崇拜在官方與民間，出現不同的形象與態度。甚至，我們可以知道為何官員保極會認為關帝有功於社稷居多，而德施於生民尚少的原因：那就是在官方的認定中，關帝並不是屬於全民所有，其顯靈是政府特有的專利。難道，事實果真如此嗎？且讓我們一探關帝內心世界，聽聽他本人的想法吧！

可喜平人孝悌，朝夕買辦糧薪，霎時風行泥馬，駝回萬里窮軍，欲求長生育子，急宜戒殺放生，不食牛犬等肉可免牢獄囚刑，男女遵奉吾語，遇難我自降臨。戰場驅逐鬼魅，剛刀雷雨血淋，護國百折不改，助爾加爵策勳，富貴永昌奕世，眉壽永無災侵，...萬經千典有，吾經未舉行，助爾傳塵世，不可視為輕，焚香高朗誦，其福即來臨，人能鈔印送，諸疾不相侵，家宅供此經，妖魅化為塵，舟船奉此經，風波即刻平，...天網恢恢分曲直，神靈赫赫定虧盈，孝悌忠信人之本，禮義廉恥人之根，爾能聽吾行善事，定有祥雲足下騰。⁵⁹

在相傳關聖帝君顯靈宣講的《明聖經》中，關帝明白表示只要世人力行孝悌忠信、禮義廉恥、戒殺放生，甚至抄印供經、行善奉行，即可獲得關帝顯靈護佑，遇難相助，遇災呈祥。

太上老君三界靈，眾聖五嶽雷電神，五湖并四海日月斗星辰，天下城隍聽號令，萬方土地各遵行，值年值月將，值日值時神，夜差黑煞帥，日令皎潔兵，往來細鑒察，不得漏毫分，會同家宅鬼，著令司命君，如有虔誦男和女，速速報知聞，或賜福與壽，或蔭兒與孫⁶⁰。

此種顯靈機制，為求精確、迅速，不僅關帝留意，甚至下令一切天上、地下、河海之神、鬼、兵、將，皆要一同顯應救護忠臣、義士、孝子、節婦，可見，眾神顯應皆是為拯救世間有德行之人。

當今主，王氣尤盛，不過是收劫內造孽之人，劫收滿普天下黑氣皆盡，上元至乾坤朗聖道大明，人心正天心安，時和歲稔，為善者，一個個長享太平。當今皇運雖衰，代代德盛，皇始

⁵⁹ 《關聖帝君明聖經》，收入王見川、林萬傳主編，《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》第十輯，（台北，新文豐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90、頁94

⁶⁰ 《關聖帝君明聖經》，頁90

祖原本是天女所生，察祖德與周武可比可論，能親親、能任賢，廉勇畢陞，...當今主君君道，時時克盡，為臣子，為甚麼不把臣臣...。⁶¹

在上則資料中，關公首先解釋清末的水旱災疫連連，並非是為政者的德行不足，而是藉由這些災難來消滅惡人，且因為清朝皇帝代代賢明，為人臣子者更應效忠君上，並恪盡本分。

綜合上述論點，關帝顯靈與否並非是依個人的階級出身來決定，而是端看拯救對象是否具備德行。也就是說，在關帝心目中，顯靈並非是專屬清朝政府的特權，或許在諸多顯靈的事例中，得獲神佑的官兵民眾裏，應不乏德感天地的忠臣、節婦與孝子吧(請參見圖三⁶²)!

第三節：城隍崛起，清末最著：水旱災疫，無所不能

一.城隍顯靈事項分析：

查都城城隍廟禱雨祈晴，奉昭靈應，又博沛神廟俗名太公廟，祀土神，姓郁名雄刀，後梁記德年間人，壽八十三歲，生而正直，死遂為神。宋崇寧中賜顯進奉博濟昭應王，屢著神異具詳縣志。同治三年七月間，大股逆匪圍攻縣城三晝夜，官軍悉力守禦始克擊退。是月十六日，城地被圍之時，城隍廟齋夫夢神，是以鄒氏祠內有窖砲可用，官軍為言掘之，果為鐵砲六尊。次日放置觀音閣前，發輒斃三賊，餘砲具無虛發，賊遂挫，解圍後，提訊生擒賊黨。據供：該匪本擬黑夜兼城簿城，襲戰不備，詎途遇大雨，以致黎明始抵城下，見城堞懸燈大書郁字旗號林立，人皆白衣，匪眾驚駭，不克逞其奸計。九月間，髮逆再攻城，初九日，有李睦十歲小兒，當午夢中大呼云太公出兵兩千，均穿白衣會赴北門打仗，其父喚醒滿頭皆汗。俄而，賊果攻北門，初十日，賊大隊攻城，槍砲盡濕，而城內僅有微雨點，守陴之眾均次挑砲轟擊，賊隨逡巡遁去。⁶³

⁶¹ 《關聖帝君蓋天古佛靈寶真經》，收入《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》第十輯，頁 249--250

⁶² 神祇會保佑節婦，見：天佑節婦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(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6月)，石集五

⁶³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(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)，革命運動類第 92 片膠捲 1686/2 號，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江西巡撫劉坤一奏稿

圖十三：天佑節婦

關於城隍顯靈事蹟，在有清一代，僅次於關公。在同治年間，叛軍犯江西縣城，城隍藉由托夢賜與官軍鐵炮，且彈無虛發，斃叛軍無數。不僅如此，又賜與官兵有利的作戰「地利」環境。利用大雨來淋溼來犯叛軍軍的槍砲，而在同時，官軍城內卻僅下微雨。且城隍又和太公神麾下的白衣神兵合作，以致叛軍徒眾驚駭敗退。在此我們也可見到兩則神靈托夢的事例，其中托夢對象一是廟中齋夫，另一是歲小兒，這兩人年紀不同，但卻同時具備民俗信仰中「清淨」的特質。小孩子涉世未深，心思單純；齋夫長期持齋，虔誠禮佛，所以兩人易與神交通，作為神人溝通媒介，傳遞神意。

查忻州城內之關帝廟、城隍廟，蒲州府屬臨晉縣之風神廟、城隍廟、甯遠廳之龍神廟，官民祈禱屢著靈應，本年夏各處亢旱異常，...嗣經該地方官率同紳民竭誠祈禱，無不立沛甘霖，...仰懇天恩俯准頒賜匾額，...以答神貺而順輿情。⁶⁴

在清末，叛軍起事不亂，水旱頻傳，經官民虔禱後，城隍每每能有求必應。上述資料又是一則城隍與諸神合作，顯靈庇祐的例子，光緒年間山西蒲州府亢旱，地方士紳與官員一同詣廟禱神，神祇顯應立沛甘霖，地方士紳遂請加封神祇，以謝神佑。由上也可見清末地方士紳多積極主動參與地方事務，在面對天災人禍之際，也會偕同官員一同祈禱神祇顯靈，並於事後，地方士紳意見又會形成輿論壓力，要求官員上奏封神賜匾（請參見圖 四⁶⁵）。

丹徒縣城隍神保障京江素昭靈應，光緒二、三年間飛蝗遇境，士民叩禱於城隍即遠徙，未傷禾稼。六年冬，亢晴日久，高阜山田二麥難以播種，經該地方官虔誠祈禱，即連沛雨雪，春花攸賴，此後旱潦偏災有求必應，據該府縣紳士公請奏懇，敕加封號。⁶⁶

又是一則清末地方士紳請求加封城隍的例子。光緒年間，安徽當塗縣飛蝗過境，士民禱神後，飛蝗竟然遠徙縣境，禾稼未傷。又逢亢旱，官員禱神後，果然立沛甘霖，在此我們看到：城隍不僅可弭旱潦，甚至也可除蝗災，保護禾稼。其顯赫神威，似已遠超過一地方神祇的職

⁶⁴ 《宮中檔光緒朝奏摺》，第四輯，（民國六十二年六月），頁 250—251，光緒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，調補江蘇巡撫山西巡撫剛毅奏稿

⁶⁵ 城隍神受匾加封神景，見：迎匾誌盛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6月），行集二

⁶⁶ 《宮中檔光緒朝奏摺》，第四輯，頁 21，光緒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，江蘇巡撫崧駿奏稿

圖十四：迎匾誌盛

權與能力。

當塗縣城隍神，保障於湖素昭靈應，光緒二十九年夏久雨為災，江湖並漲，...民田二十餘萬畝全賴一線長堤，保護田廬，維時圩內一片汪洋，而堤根多為巨鼃窟穴互相叫號，到處罅漏補不勝補，危險萬狀，經府縣祈禱郡縣兩廟，鼃王自斃，圩溝者百數十條隄工鞏固，轉危為安。⁶⁷

光緒二十九年（1903），安徽當塗縣大雨成災，居民土地、住所、生命財產僅靠河堤保護。未料，河堤根部多為巨鼃巢穴，到處罅漏，堤工危在旦夕。幸賴城隍相助，化險為夷。在此，城隍成為護堤除怪的守護神。綜合上述資料，我們見到城隍神不僅可祈雨、除澇、滅蝗，甚至退賊、弭怪，無所不能，城隍實已成為萬能之神！

二.自然神到人神，地方神到萬能神：

本年正月初八日，漢中髮逆紛竄該廳青石關，...逐次攻城勢甚危險，...馬逆二萬餘人屯紮城隍廟，撲城兇猛，守軍皆哭，城上開放大砲數聲，廟中火起，賊忽驚退，及獲賊供稱前撲城時，現有禳頭青袍神人，身量長大，在城上指揮。⁶⁸

同治年間，太平軍兩萬餘眾圍逼縣城，並駐兵於城隍廟，就在情勢危急之時，城樓忽施放大砲數枚，見城隍廟突起大火，城隍以官員形象現身助戰，「賊眾」遂退。

在上述城隍退「賊」的事例中，我們看到城隍顯靈，頭戴官帽、著戰袍，以官員的形象現身。考究城隍本指水壩之神，漢代定名為城隍，故本為自然神，是掌管城池的神靈之一。並從漢代開始，城隍轉由人鬼擔任，乃變成人神，也出現了專祀的城隍廟宇；在唐朝，城隍又由地方守護神身分升任為冥官，在此時也確立聰明正直之人，死後可為城隍的觀念；到宋、元時期，城隍信仰已普及全國，亦出現等級之分；至明朝時，又進行大規模的禮制改革，⁶⁹依據城隍的所在地，

⁶⁷ 《軍機處檔，月摺包》，（165265 號），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，安徽巡撫馮煦奏稿

⁶⁸ 《軍機處檔，月摺包》，2742 箱，18 包，94725 號，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九日，暫署陝西巡撫張集馨奏稿

⁶⁹ 明初朱元璋曾整頓僧道，並確立宗教信仰禮制，與奠立明清時期的宗教政策基礎。見：朱鴻，明太祖與僧道—兼論太祖的宗教政策，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》，18 期，民國七十九年六月，頁 63--80

按照行政體系以確立其官階地位，且在州縣以下的各地集鎮中，也陸續出現許多城隍廟。尤其在江南地區，隨著明末以來的工商發達、市鎮的興起，城隍廟宇更是深入地方，此趨勢一直延續到清代，唯城隍祭禮由中祀降為群祀。⁷⁰

懷甯縣境山口鎮，昔有城隍廟，前明封神為厲伯。嘉慶年間移祀城內，每逢晴雨不時往禱輒應。咸豐二年，廟毀於兵。同治八年修復，先是賊竄楚北，潛山太湖告警，前署撫臣吳坤修躬與神約，分任戰首之宜，未幾賊蹤散去，若有陰為助者。...凡遇夏間疾疫時起，士民禱請戾氣立消，均屬靈應異常。...咸豐十一年二月間，髮逆踞城，官兵進剿，賊夜見廟後火光燭天，砲聲相應，疑有內伏，即時紛竄出城，自相踐斃者無數。三月賊復來犯，守兵無多，該前縣率眾舁神像登城，(賊)瞥見有大隊官軍檣紅衣大砲列城上，立即驚潰，城得保全。賊平後，大疫流行，闔邑詣廟虔禱，廟祝夢神示方藥活人無算。⁷¹

安徽懷甯縣城隍神威久著，水旱災疫立禱立應。在咸豐、同治時期，太平天國攻略懷甯縣，城隍神顯靈相助。官員先抬神像於城上，力求神佑，但叛軍卻見是尊紅衣大砲列城上。在疾疫流行時，「清淨」的廟祝又夢見城隍神賜與藥方，致使疫情頓消。在面對災患時，地方官員主動與城隍訂約，彼此相互分配護城事宜。由此舉動，可見城隍信仰不僅深植官民心中，祂更是另一位看不見的地方官員，在當地方遇到危難時，城隍神自然有義務要與世間的地方官一同承擔護民護城的重責大任。更重要的是，此則資料明白指出懷甯縣城隍信仰是則厲鬼信仰，更突顯城隍的人神性格。⁷²

逆首周立春蹈城，及詣廟求籤，示以命祿終其禡其魂，夜間逆黨住廟廟樓，均竟有鐵索繫其足，在驚懼奔竄，跌損肢體不一而足，該逆之在嘉境不敢過河殺戮，...見顯佑伯神燈往來絡繹，已刻將城攻破，首逆被撫餘叛軍就誅。⁷³

城隍相傳為冥官，其黑白無常鬼吏常以鐵索勾人魂魄，咸豐年間叛軍周立春屯聚於城隍廟內，竟被鐵索繫足，只能倉惶奔竄。此舉使得周

⁷⁰ 鄭士有、王賢森，《中國城隍信仰》，(上海，三聯書店，1994年)，頁75--125

⁷¹ 《宮中檔光緒朝奏摺》，第三輯，頁157--158，光緒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，安徽巡撫陳彝奏稿

⁷² 關於城隍神的來歷，約可分為地方官、功臣、正直者、行善者、異能者與善鬼等六種類型。此六類皆是人神信仰。見：鄭士有、王賢森，《中國城隍信仰》，頁51--66

⁷³ 《外紀檔》，咸豐五年十月二十日，頁31，兩江總督怡良奏稿

逆再也不敢於當地滋事，甚至最後在城隍神燈顯靈下，束手就擒。

咸豐三年春間，捻匪數萬乘夜撲城，突見城上燈旗環堞，賊以是懼而逃，六年賊又圍攻，解圍及團練跟蹤追剿。...忽然無睹星月，殲賊無數，我團無一傷者。又八年十一月，截剿由豫回竄大股捻叛軍，群鴉畢集，兩血風毛，賊匪殲畢殆盡。先是本月初一日，鴉集城隍廟宇，...屢倏然飛去，嗣我軍收隊，鴉又歸集廟上，因知鴉為城隍神兵，又九年捻逆至豫，突至，我勇匆驟不及防，忽見紅旗數萬，賊為驚潰，團練能以乘勢截擊。⁷⁴

在此則資料中，城隍不僅有鐵索能繫賊，城隍也可使星月失輝，天色黯淡無光，咸豐年間「捻匪」圍困安徽縣城，忽然日月無光，原來是神祇顯靈助戰，城隍也統領數萬神兵幫忙滅賊，更有神鴉化身助戰，⁷⁵顯靈方式可謂是千變萬化。

其中這種藉由鳥類現身顯靈的事蹟，在檔案中，也見有神祇化身為鶴、鷹等飛禽形象，獻身於戰場助戰的例子。相較於飛禽形象的顯靈事例，河神則常以水蛇或龍魚形象現身，這種以動物形象來顯靈的神蹟，在檔案中可謂是屢見不鮮。而人是最適合、最長期居住於陸地上的動物，相較於陸地，天空與河海是人不熟悉、也最難掌握的領域，但此領域卻是這些顯靈動物的生活空間。所以，在亢旱時，常見官員迎請龍蛇至壇廟祭拜，希冀龍蛇興雲，使甘霖從天而降；在戰場上，又常見神鳥由空中直撲賊陣助戰。在天空、陸地、河海三層的空間裡，人生活在陸地的空間上；每當神靈顯靈，飛禽與龍蛇常會離開天空和河海，作為神靈的化身或信差，來介入陸地人類的地上事務，此不就如同神祇從另一神聖空間降臨凡塵一般，而其以「非人」形象的出現，卻能帶來神異的結果，以實現人的祈求，更能彰顯神祇顯靈的不可思議處。

綜合上述城隍顯應顯靈的例子：或以神燈、或以旌旗、或是風霧雷電，或由夢境、更有以本尊形象或大砲形象現身示現，不僅統領數萬神兵，甚至也可假借動物形體來展現神力。由此可知，在清末城隍之神力，似已遠非負責掛號的地方官之規模、氣度，其隨扈團隊組織，神力妙法施展，已備大官威儀；且不論水旱災疫，立禱立應，可見於

⁷⁴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（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），革命運動類第3片膠捲45/4號，咸豐十一年四月六日，安徽巡撫翁同書奏稿

⁷⁵ 關於神鴉顯靈事蹟，可見於：澤田瑞穗，《中國動物譚》，（東京，弘文堂，昭和五十三年），頁236--258

清末時期，其神威已可與關帝並駕齊驅，毫不遜色了。

三.清末的法力無邊：

由檔案資料中，我們發現城隍顯靈事件集中在清末咸豐、同治、光緒三朝，在咸豐朝之前，未見有城隍顯靈事蹟。此種現象與關公顯靈事例相較更是明顯，因為早在順治年間關公已初顯神威了。

二十一年春，濟寧州城內東偏大火，延及西隅，民舍皆燼，關壯繆祠亦大毀，獨神像香案無恙。⁷⁶

山東濟寧的大火，延燒城市由東隅至西隅，不僅民戶受災，連神廟也難逃劫數，唯獨神像香案無恙。這個例子也出現在康熙二十一年（1726）間發生的宣州城內大火上。⁷⁷此時關公仍未受封為帝，被尊為侯，似乎神威未備，僅以身免。但約在同時，關公神廟裏卻傳出竟也出現靈芝的兩則異事。

婺源城西龍鳳山，關壯廟祠後寢地磚逆裂，產芝五本，有紫黃青三色。⁷⁸

靈芝為滋補靈藥，自然產於福地，惟關公神廟畢竟是聖地，故生出靈物。可見關公神威，在清初也不得等閒視之。相較於關公的靈異表現，城隍在當時似乎是遜色的多了。

青州大風壞民舍，二日始止，三月初七日，昌邑城隍廟災。⁷⁹

發生在康熙年間的青州大風災，不僅破壞民宅，連同當地城隍廟也一同受災。

（台州）三月十一日狂風大作，城隍神像元首忽折墜地。⁸⁰

康熙年間台州發生風災，城隍未能顯靈平災，且其竟也落得斷首的命運，可謂下場淒涼。城隍神不僅遇災未能身免，廟地也沒有孕育出靈芝異物。唯一僅見在定安縣城隍廟梁上，開放著類似木芙蓉的淡紅色

⁷⁶ 《史館檔.災異志》，（台北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），火部冊，順治二十一年，（不載頁碼）

⁷⁷ 《史館檔.災異志》，康熙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

⁷⁸ 《史館檔.災異志》，康熙三十二年七月。也可見於：《史館檔.災異志》康熙二十一年三月，關廟地產靈芝的例子。

⁷⁹ 《史館檔.災異志》，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七日

⁸⁰ 《史館檔.災異志》，康熙三十年三月十一日

小花而已。⁸¹

越省進香其程途則有千餘里，以及二三千里，其時日則有一月以及二三月之久，初春前往，暮春方歸，以鄉農有限之蓋藏，坐耗於酬神結會之舉，以三春最要之時日，消磨於風塵奔走之中，...自正月至二月每日千百為群，先至省會城隍廟申疏焚香名曰掛號，然後分途四出。⁸²

在乾隆年間，清政府嚴格取締民眾越省進香的奏摺中，我們可見到城隍扮演著一個地方中介者的角色。地方民眾由本地出發到他省廟宇進香，首先須到城隍廟焚香報告，此舉稱為「掛號」，也就是說，城隍負責管理當地民眾的信仰事宜，且又作為聯絡他省神祇、通報本地民眾欲前往祭拜的橋樑。可見，在清初民眾心理，城隍僅具有地方神祇的位階。

那何以在清末時期，忽然間關於城隍顯靈的奏報頻傳，神威愈形顯著？城隍原先主要是掌管地方性的事務，在咸豐朝以來的亂事中，流竄的「髮賊」、「捻逆」等不斷地騷擾地方縣城，官民自然祈求地方保護神顯靈幫忙；而自太平天國起事以來，中央政府由於軍備、財政困難，常由民間士紳自組團練民勇，守備禦賊；事平之後，地方督撫、士紳權力更是大為擴充，主導地方行政、軍事與財政，甚至傳出士紳挾持地方長官，以圖假公濟私事件；⁸³而在八國聯軍時，東南數省督撫更是拒絕出兵抗夷，力保中立；甚至清朝鼎革之際，也是因各省獨立，局勢大去。這股地方勢力的崛起，恰可為清末城隍顯靈暴增的現象作一註解。

城隍本是地方神，掌管地方性事務，一如地方官員與士紳一般，有著一定的職權。但隨著清中葉以來的叛軍亂與水旱災疫，地方官員權限擴大，士紳積極參與地方事務，城隍也在此時突然神力大增，對解決民眾的水旱災疫立禱立應。而且隨著「髮賊」、「捻逆」流竄各地，深入州縣村莊，在危險恐懼之時，民眾首先想到的求助對象，即是最親近的地方守護神——城隍。城隍往往也不負眾望，不斷的招兵買馬，擴編軍隊，對百姓的危難頻頻伸出援手協助。由於其靈異顯著，以致於清末形成一股城隍神崇拜現象（請參見圖 五⁸⁴）。

⁸¹ 《史館檔·災異志》，康熙三十九年四月

⁸² 《乾隆朝上諭檔》，第一輯，頁 403，乾隆四年五月十五日，內閣奉上諭

⁸³ 《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》，第十六輯，頁 70，光緒十六年閏二月二十五日，內閣奉上諭

⁸⁴ 廟祝致祭不誠，污瀆城隍，竟被神譴而氣絕，可見城隍神威不容輕視。見：瀆神慘斃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6月），絲集四十三

圖十五：瀆神慘斃

【表二】：清朝神祇顯靈的次數統計表

	河神	龍神	風神	火神	海神	太白山神	靈泉	漳河神	丹達山神	白龍潭神	天后	湖神	雷神	菩薩
順治														
康熙	2				2							1		1
雍正	2	1	1	1	2							1	1	
乾隆	6	1			3	4	1	1	1	1	2	1	1	
嘉慶	2	1	1					1			1			
道光	18	9	8		4			1			5	3		
咸豐	14	2	9	4	3						7		3	
同治	20	3	3	5	1			3			2		1	
光緒	43	72	11		7	1		1			9		4	
宣統		1			1									

	水府都君	竇姓孝女	廣福神	楊老令公	觀音	關帝	白帝天王	天井潭神	文昌帝君	康澤侯	五峰山神	管氏兄弟	陳王神	姜維
順治														
康熙														
雍正														
乾隆			1	1		4								
嘉慶		1				5	1	1	1	1				
道光	1		1		3	3	1					1	1	1
咸豐			1		3	16								
同治					3	33			2	1				
光緒					5	61			3					
宣統														

	三界神	白沃神	劉猛將軍	張意父子	汙神	華山神	練氏夫人	阮梁二神	東嶽神	王子喬	陳尚書	呂純陽	土地	蔣子文
順治														
康熙														
雍正														
乾隆														
嘉慶														
道光	1	1	1	1	1	1					1	1		
咸豐	1						1	1		1	1	1	2	1
同治	1		1						2		1			
光緒			8						3			2		
宣統														

	廖福	陳真人	王梅二神	羅紳之子	蟲王	李侯神	張巡	許遠	虞夫人	王守仁	南海神	詹侯三神	孚濟將軍	昭遠將軍
順治														
康熙														
雍正							1							
乾隆														
嘉慶														
道光														
咸豐	1	1	1	1	1	1	2	1	1	1	1	1	1	1
同治							2							
光緒							1							
宣統														

	元潭正一真神	苗疆三侯神	何澤	譚道	忠正王忠惠侯	陳四公	陳五公	陳六夫人	康亭神	保濟顯佑侯	溫州楊府神	龍母娘娘	雲神	雨神
順治														
康熙														
雍正														
乾隆														
嘉慶				1										
道光														
咸豐	1	1	1	1	1	1	1	1	1	1	1	1	1	1
同治												1		1
光緒														
宣統														

	許遜	甘王	陳靖姑	李真人	羅紳	城隍	許真人	通真人	邱真人	龍王	超山應潤侯	太白尊神	江神	汾水神
順治														
康熙														
雍正														
乾隆										1				
嘉慶										1				
道光										1				
咸豐	1	1	1	1	1	11								1
同治						34	1	1	1	2	1	1	3	1
光緒						104				26			5	
宣統														

	昭澤 靈祝 神	聖母	竇侯	峨嵋 山神	福順 夫人	太上 老君	僧伽 大聖	鷹武 將軍	大度 河神	向真 人	白老 人	蘇神	挈公	湯莫 二神
順治														
康熙														
雍正														
乾隆														
嘉慶														
道光													1	
咸豐														
同治	1	2	2	1	1	1	1	1	1	1	1	1	1	1
光緒		1												
宣統														

	元天 上帝	普賢 大士	川主 神	杜康 二仙	賴大 神	金公 神	南霽 雲	淮瀆 神	水母 神	文殊 菩薩	五穀 神	八蠟 神	恆岳 神	白龍 神
順治														
康熙														
雍正														
乾隆														
嘉慶														
道光								1						
咸豐														
同治	1	1	1	2	1	1	1	1	1					
光緒	1							1		2	2	2	3	2
宣統														

	太白 神	馬援	釋迦 牟尼	鄭成 功	康澤 王	仙公	田公	傅宗 龍	黑龍 潭神	毘盧 佛	都龍 王	昭澤 龍王	積仁 侯	周遇 吉
順治														
康熙														
雍正														
乾隆									1					
嘉慶							1							
道光														
咸豐														
同治			1											
光緒	3	2		1	1	1	1	1	1	1	1	1	1	1
宣統														

	百里嵩	黃龍潭龍神	天井山龍神	長青縣五龍神	空王古佛	李冰	光佛寺古銅佛	巴密山金氏神女	李二郎	楊泗將軍	海龍	博克達山神	李靖	錦山介神
順治														
康熙														
雍正														
乾隆														
嘉慶														
道光														
咸豐														
同治														
光緒	1	1	1	1	1	1	2	1	1	1	1	1	1	1
宣統														

	白河神	山神	三寶佛	廣濟龍王	軒轅皇帝	五龍	炳靈公	龍潭神	石獲存	雷祖	雲神	雪山太子	滹沱河神	張桓侯
順治														
康熙														
雍正														
乾隆														
嘉慶														
道光														
咸豐														
同治														
光緒	1	3	1	1	1	2	1	1	1	1	1	1	1	2
宣統														

	王靈官	五聖	利應侯	廣福王	五神	貞應神	耿康澤侯	沮漳二神	賽罕佛	龐靖侯	白真人	清水祖師	柳河神	陳太虛
順治														
康熙														
雍正														
乾隆														
嘉慶														
道光								1						
咸豐														
同治														
光緒	1	1	1	1	2	1	1	1	1	1	1	1	2	1
宣統														

	三巖神	九龍神	佑聖真君	龍母宮	諸葛亮	趙武	張孚卿	漳王神	韋陀神	黑龍神	白流河神	金華將軍	永定河神	鄧文進
順治														
康熙														
雍正														
乾隆					1									
嘉慶			1											
道光														
咸豐														
同治						1								
光緒	1	1	1	1	1	1	1	1	1	1	1	1	1	1
宣統														

	靈僧	真武神	金氏仙女	瓦合將軍	三元神廟	長白山神	松花江神	周太僕	惠濟祠	錢氏女	漢水神	顯靈佑王	無量壽佛	柴侯
順治					1									
康熙		1				1								
雍正														
乾隆							1							
嘉慶														
道光								1	1	1	1	1		
咸豐													1	1
同治														
光緒	1	1		1										
宣統			1											

	安濟王	周倉	胡太保	周義山	申神	露筋神	玉帝	三清	五峰山龍王					
順治														
康熙														
雍正														
乾隆														
嘉慶							1	1	1					
道光				1										
咸豐	1	1	1	3		1								
同治			1	2	1									
光緒														
宣統														

資料說明：本統計資料主要根據筆者製作的神祇顯靈資料統計表（見：表一），依據各類神祇顯

靈的時間年代加以分類統計，其中若檔案裡有加封、追憶神祇已往顯靈紀錄者，則分別依據其記載實際神祇顯靈之時代，來加以分別紀錄。